

# 垂加草全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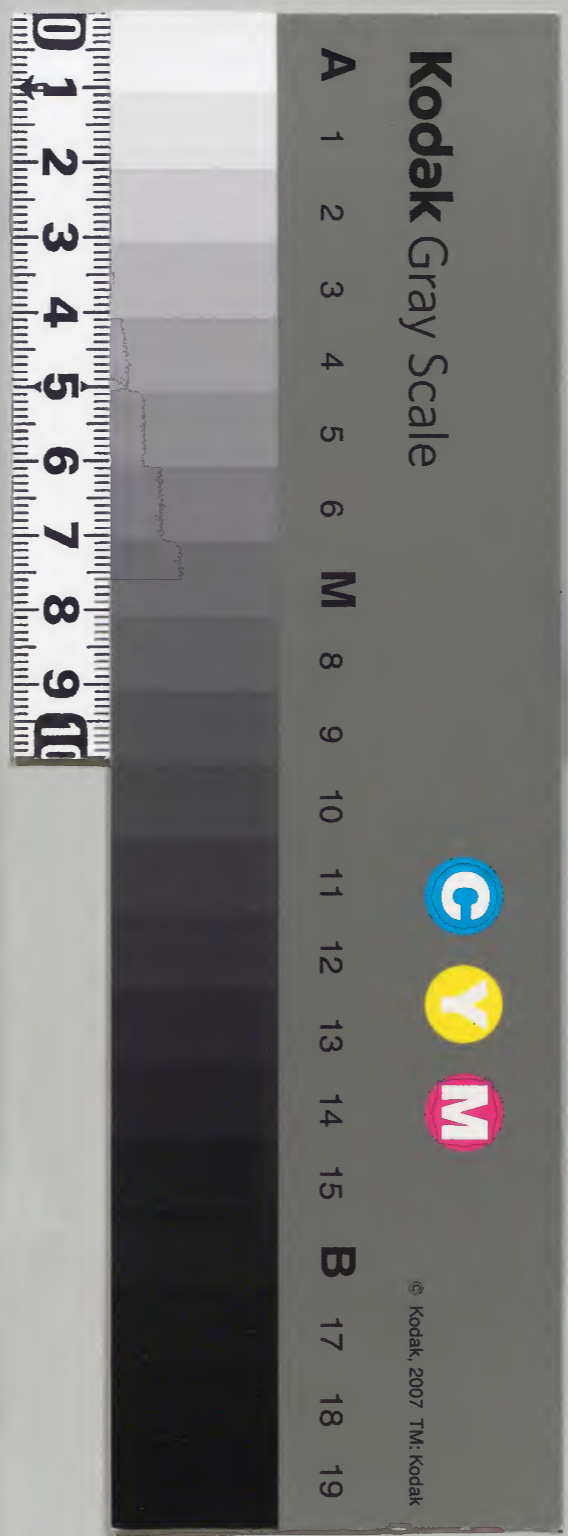
文會筆錄六

七

番外書冊

庫	文	閣	内
函	架	冊	號
一四	二	二八	三
一	三	一	三
和	書	類	

内閣文庫	
番號	和 26183
冊數	23 ( 12 )
函號	190 318



文會筆錄六

淺草文庫

薛敬軒曰中庸章句序繼天立極繼字是從易

繼之者善字來蓋天理流注到聖人身上聖人

以身立極於天下故謂之繼天立極讀書續錄一道

之太原出于天故聖人繼天立極讀書續錄四嘉按

繼天字出穀梁傳

○雲峰胡氏曰六經言道統之傳自虞書始不

有論語表出堯曰允執其中則後世孰知舜之

三言所以明堯之一言哉朱子於論語執中無

明釋至孟子湯執中始曰守而不失意可見矣  
堯之執中不可以賢者之固執例論自堯之心  
推之則聖不自聖愈見堯之所以為聖爾况中  
無定體儻不言執人將視之如風如影不可捕  
詰矣然執之工夫只在精一上堯授舜曰允執  
厥中如夫子語曾子以一貫舜授禹必由精一  
而後執中是猶曾子告門人必由忠恕而達於  
一貫也註小

○新安陳氏曰朱子引禹謨四句以見中庸之

宗祖以標道統之淵源可謂考諸三王而不繆  
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者矣註小

○雲峰胡氏曰大學中不出性字嘉謂拂人之

乏故胡氏云爾故朱子於序言性詳焉中庸中不出心

字故此序言心詳焉註小

○熊夢兆問聖人不勉不思今書載傳授之旨  
云允執厥中下一執字似亦太段喫力如何曰  
聖人固不思不勉然使聖人自有不思不勉之  
意則罔念而作狂矣經言此類非一更細思之

文集○語類七  
十八亦載之

○語類百四十曰允執有常久不變之意者得之

○語類九十四正淳問通書注中字處引允執厥中曰此只是無過不及之中書傳中所言皆如此只有喜怒哀樂未發之中一處是以體言到中庸字亦非專言體便有無過不及之意

○答何叔京書曰惟精惟一固是敬然如來諭之云却殊不端的精一二字亦有分別請并詳

之文集

○趙致道問人心道心一章其上三句只循中庸章句叙說看未有所疑所謂允執厥中之中不知指何者而言若言時中恐於提綱挈領處未逮及此若言未發之中則所謂人心道心正是因已發而言兼未發之時亦難以言執今欲於人受天地之中上看未知可否曰程子曰惟精惟一所以至之允執厥中所以行之如此則所謂允執厥中正時中之中矣惟精惟一正是

提綱繫領處此句乃言其効耳文集嘉謂允執厥中是其效之說語類百十八亦有之

○答李時可書曰示喻執中之說程先生云惟精惟一所以至之允執厥中所以行之明此中字無過不及之中初非未發之中也向於中庸章句序中曾發此義今謾錄去文集

○答林擇之書曰精一之說誠未盡但擇之之說乃是論其已然須見得下工夫底意思乃佳伊川云惟精惟一言專要精一之也如此方有

用力處如擇之之說却不見惟字意思如何文集

○答何叔京書曰執中當知時苟失其時則亦失中此語恐未安蓋程子謂子莫執中比楊墨為近而中則不可執也當知子莫執中與舜禹湯之執中不同則知此說矣蓋聖人義精仁熟非有意於執中而自然無過不及故有執中之名而實未嘗有所執也以其無時不中故又曰時中若學未至理未明而徒欲求夫所謂中者而執之則所謂中者果何形狀而可執也殆愈

執而愈失矣子莫是也既不識中乃慕夫時中者而欲隨時以爲中吾恐其失之彌遠未必不流而爲小人之無忌憚也中庸但言擇善而不言擇中其曰擇乎中庸亦必繼之曰得一善豈不知善端可求而中體難識乎夫惟明善則中可得而識

○心之虛靈知覺一而已矣

靜中有物者此也

所以爲

知覺者不同

知箇甚底覺箇甚底此也

○答蔡季通書曰人之有生性與氣合而已然

即其已合而析言之則性主於理而無形氣主於形而有質以其主理而無形故公而無不善以其主形而有質故私而或不善以其公而善也故其發皆天理之所行以其私而或不善也故其發皆人欲之所作此舜之戒禹所以有人心道心之別蓋自其根本而已然非爲氣之所爲有過不及而後流於人欲也然但謂之人心則固未以爲悉皆邪惡但謂之危則固未以爲便致凶殺但既不主於理而主於形則其流爲

邪惡以致凶咎亦不難矣此其所以為危非若  
道心之必善而無惡有安而無傾有裨的而可  
憑據也故必其致精一於此兩者之間使公而  
無不善者常為一身萬事之主而私而或不善  
者不得與焉則凡所云為不待擇於過與不及  
之間而自然無不中矣凡物剖判之初且當論其善不善者既分之  
後方可論其中不中惟精惟一所以審其善不善也凡執厥中則無過不及而自得中矣非精一以求中也嘉謂致精一審善不善致字審字皆合知行言之此舜戒禹之本  
意而序文述之固未嘗直以形氣之發盡為不

善而不容其有清明純粹之時如來論之所疑  
也但此所謂清明純粹者既屬乎形氣之偶然  
則亦但能不隔乎理而助其發揮耳不可便認  
以為道心而欲据之以為精一之地也如孟子  
雖言夜氣而其所欲存者乃在乎仁義之心非  
直以此夜氣為主也雖言養氣而其所用力乃  
在乎集義非直就此氣中擇其無過不及者而  
養之也來論主張氣字太過故於此有不察其  
他如分別中氣過不及處亦覺有差但既無與

孟子卷之六

乎道心之微故有所不暇辨耳

文集

○答鄭子上書曰所喻人心道心之說比舊益

精密矣但常如此虛心精察自然見得舊說是非漸次長進矣甚善甚善今說如云必有道心然後可以用於人心以下數語亦未瑩也所謂守得定方可以致知窮理此說甚當孟子云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豈是此事之外更無他事只是此本不立即無可下手處此本既立即自然尋得路徑進進不已耳

文集

又曰道心

之說甚善人心自是不容去除但要道心為主即人心自不能奪而亦莫非道心之所為矣然此處極難照管須臾間斷即人欲便行矣

同上

上問此心之靈即道心也道心苟存而此心虛則無所不知而豈特知此數者而止耶曰此心之靈其覺於理者道心也其覺於欲者人心也昨答季通書語却未瑩不足據以為說

同上

又問此心之靈其覺於理者道心也其覺於欲者人心也可學蒙喻此語極有開發但先生又云向



答季通書語未瑩不足據以為說可學竊尋中  
庸序云人心出於形氣道心本於性命而答季  
通書乃所以發明此意今如所說却是一本性  
命說而不及形氣可學竊疑向所聞此心之靈  
一段所見差謬先生欲覺其愚迷故直於本原  
處指示使不走作非謂形氣無預而皆出於心  
愚意以為覺於理則一本於性命而為道心覺  
於欲則涉於形氣而為人心如此所見如何曰  
中庸序後亦改定別紙錄去來喻太槩亦已得

之矣上同嘉按季通及子上云云語類詳焉

○如堯舜禹却只是就事上理會及到舉大事

却提起那本領處說謂精一執中等語

○語類四十五

○問心之為物衆理具足所發之善固出於心  
至所發不善皆氣稟物欲之私亦出於心否曰  
固非心之本體然亦是出於心也又問此所謂  
人心否曰是子升因問人心亦兼善惡否曰亦  
兼說五語類人心者氣質之心也可為善可為不  
善道心者兼得理在裏面惟精是無雜惟一是

終始不變乃能允執厥中語類七符舜功問學  
者當先防人欲正如未上舡先作下水計不如  
只於天理上做功夫人欲自消曰堯舜說便不  
如此只云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渠只於兩者交  
界處理會堯舜時未有文字其相授受口訣只  
如此方伯謨云人心道心伊川說天理人欲便  
是曰固是但此不是有兩物如兩箇石頭樣相  
挨相打只是一人之心合道理底是天理徇情  
欲底是人欲正當於其分界處理會五峰云天

理人欲同行異情說得最好及至理會了精底  
一底只是一箇人又曰執中是無執之執如云  
以堯舜之道要湯何曾要來上林恭甫說允執  
厥中未明先生曰中只是箇恰好底道理允信  
也是真箇執得堯當時告舜時只說這一句後  
來舜告禹又添得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  
一三句是舜說得又較仔細這三句是允執厥  
中以前事是舜教禹做工夫處說道人心惟危  
道心惟微須是惟精惟一方能允執厥中堯當

時告舜只說一句是時舜已曉得那箇了所以  
不復更說舜告禹時便是怕禹尚未曉得故恁  
地說論語後面說謹權量審法度修廢官舉逸  
民之類皆是恰好當做底事這便是執中處堯  
舜禹湯文武治天下只是這箇道理聖門所說  
也只是這箇雖是隨他所問說得不同然却只  
是一箇道理上程子曰人心人欲故危殆道心  
天理故精微惟精以致之惟一以守之如此方  
能執中此言盡之矣惟精者精密之而勿雜也

惟一者有首有尾專一也此自堯舜以來所傳  
未有他議論先有此言聖人心法無以易此經  
中此意極多所謂擇善而固執之擇善即惟精  
也固執即惟一也又如博學之審問之謹思之  
明辨之皆惟精也篤行又是惟一也又如明善  
是惟精也誠之便是惟一也大學致知格物非  
惟精不可能誠意則惟一矣學只是學此道理  
孟子以後失其傳亦只是失此同上○文集十  
格物者堯舜所謂精一也正心誠意者堯舜所  
謂執中也此說與序文不合蓋一時之說耳

語類七十九咸有一德德無常師條曰張敬夫謂虞書精一四句與此爲尚書語之最精密者而虞書爲尤精又曰這四句極好看南軒云自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數句外惟此四句好但舜大聖人言語渾淪伊尹之言較露鋒鋦得些說得也好頃之又曰舜之語如春生伊尹之言如秋殺

○答陳同甫書曰所謂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者堯舜禹相傳之密旨也夫

人自有生而梏於形體之私則固不能無人心矣然而必有得于天地之正則又不能無道心矣日用之間二者並行迭爲勝負而一身之是非得失天下之治亂安危莫不係焉是以欲其擇之精而不使人心得以雜乎道心欲其守之一而不使天理得以流於人欲則凡其所行無一事之不得其中而於天下國家無所處而不當夫豈任人心之自危而以有時而泯者爲當然任道心之自微而幸其須臾之不常泯也哉

夫堯舜禹之所以相傳者既如此矣至於湯武則聞而知之而又反之以至於此者也夫子之所以傳之顏淵曾參者此也曾子之所以傳之子思孟軻者亦此也故其言曰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焉又曰吾道一以貫之又曰道不可須臾離也可離非道也是故君子戒慎乎其所不睹恐懼乎其所不聞又曰其為氣也至大至剛以直養而無害則塞乎天地之間此其相傳之妙儒者相與謹守而共學焉以為天下雖大

而所以治之者不外乎此

文集

○答蔡季通書曰中庸序云若吾夫子則雖不得其位昨看此間寫本脫一吾字煩一哥為看如少即添之此雖不繫義理然亦覺少不得也

文集 ○士冠禮吾子注相親之辭吾我也子

男子之美稱述而我老彭註我親之之辭

○月川詳說曰質正也聞謂聞於曾子也父師謂先師孔子也言中庸所列夫子之言也子思或以已意立言於前而以聖人之言發明於後或以聖言開發於前而以自己之意融貫於後

是則所謂更迭交互推演細繹而作為中庸  
 ○中庸三十三章其次第甚密古人著述便是  
 不可及此只將別人語言闕湊成篇本末次第  
 終始總合如此縝密語類六十其舊年讀中庸  
 都心煩看不得且是不知是誰做若以為子思  
 做又却時復有箇子曰字更沒理會處蓋其僻  
 性讀書須先理會得這樣分曉子方去涵泳它  
 義理後來讀得熟後方見得是子思參取夫子  
 之說著為此書自是沈潛反覆逐漸得其旨趣

定得今章句一篇其擺布得來直恁麼細密又  
 如太極圖若不分出許多節次來後人如何看  
 得但未知後來讀者知其用功如是之至否

○答孫季和書曰中庸章句太極解義方是略  
 說太槩若論裏面道理精微曲折知它是更有  
 何窮何盡未須便慮說得太詳且當以玩味未  
 熟分畫未明為憂蓋自頃年妄作此書至今未  
 見有人真實下功理會到究竟處也文集

○答鄭子上論中庸書曰此書從前被人說得

高了更不曾子細推考文意若細讀而深味之其條理脉絡曉然可見非固欲如此剖析自是并合不聚也如道也者不可須臾離也至故君子謹其獨也若不分作兩段則是故君子云云故君子云云此兩處豈不重複况不可須臾離與莫見乎隱莫顯乎微戒謹恐懼於不睹不聞與謹其獨分明是兩事驗之日用之間理亦甚明只是今人用心麤淺下工不親切故不見其不同耳君子之道四丘未能一焉雖是聖人自

責之詞然必其於責人之際反求諸已而見其於道之全體曲折細微容有不能無不盡處如舜之號泣于旻天之類但當於此負罪引慝益加勉勵而不敢自恕焉耳以此見得古人文字關鍵深密直是不草草依乎中庸博學審問兩段亦非強為分別如庖丁眼中自是不容有全牛也請更詳之

- 石氏所輯錄名集解先生為之序跋見文集
- 東萊集二十八與朱侍講書曰集解序引指

出高竒等敝極有益但李翱似不足言而哀公問政以下六章雖載在家語皆同時問答之言然安知非子思裁取之以備中庸之義乎有未然處望見教

○答呂伯恭書曰李習之在唐人特然知中庸之爲至亦不可多得然其所論實本佛老之說故特於序文發之蓋不遺其善而抑揚之間亦不爲無意似不可謂不足而略之也哀公問政以下數章本同時答問之言而子思刪取其要

以發明傳授之意鄙意正謂如此舊來未讀家語嘗疑數章文章相屬而未有以證之及讀家語乃知所疑不繆耳

文集

○答劉子澄書曰李習之復性書已有禪了石林考其年是未見藥山時作必是有此根苗韓公不曾斬截得斷後來遂張王耳詩中所辯却恐未必然也

文集○李翱參禪見傳燈錄藥山傳

○語類曰李翱復性則是云滅情以復性則非情如何可滅此乃釋氏之說陷於其中不自知



不知當時曾把與韓退之看否五十九浩曰唐時

莫是李翱最識道理否曰也只是從佛中來浩

曰渠有去佛齋宋上同器也文關佛甚堅曰只是麤迹至說

道理却類佛百二十七

○乾道己丑之春先生年四十而得本領工夫

見文集中所謂一旦恍然得其要領者此也和舊說序

○大凡文字上古聖賢說底便不差到得周程

張邵門說得亦不差其他門人便多病某初要

節一本中庸集略更下手不得其間或有一節

說得好第二節便差底又有說得似好而說從

別處去底然而看他門說多却覺煞得力語類百五

○大全不收輯略大欠事也

○黃仲昭書新刊大學中庸章句或問後曰曩

予提督江西學事遍歷屬郡視諸生學業似於

大學中庸或問多未嘗誦習也予怪而問之皆

謂書坊所摹二書無或問久矣因就書肆取而

閱之果然是蓋刻之家欲省紙劄以規微末

之利故耳竊惟子朱子於此二書既著章句以

明其大旨復著或問以析其精微其開示後學之意至深切矣有志於學者可偏廢哉用是僭取大學或問逐節刊附章句之下以便初學誦習其中庸或問原附輯略之後章句序中已論之詳矣故其間多論辨輯略取舍之意不專發明章句之旨也予既嘗刻輯略或問全書於江西提學分司摹以示諸生復詳節論辨輯略之文而取其與章句相發明者做大學或問之例逐節錄附章句之下刻之家塾非敢妄意以亂

朱子之成書也亦姑以便初學之誦習云爾若有志於窮理之學則前所刻全書具在不妨取而熟玩之也板刻既成因識其始末如此未軒集十一  
一○嘉嘗閱黃本謂雖省兩讀而亂成書後得此集見其自解然妄亂之罪終不可免云  
○論孟或問中庸輯略之行于世張元禎之功為多見論孟或問張序

○中庸或問如仲昭所云也元禎謂非章句或問實輯略或問也非章句或問之云非也  
○答呂子約書曰來書所喻程門議論鄙意正

謂如此此或問之書所為作也但倚撫前賢深  
負不韙之罪耳文集

○答李守約書曰熹日益盲而中庸未了數日  
來不免力疾整頓一過勢須作三書章句或問  
粗定但集略覺得尚有未全備處今併附去煩  
子細為看過云云章句或問中有可商量處幸  
喻及文集又曰中庸看得甚精章句大槩已改定  
多如所論但致中和處舊來看得皆未盡要須  
兼表裏而言如致中則欲其無少偏倚而又能

之不失致和則欲其無少差繆而又能無適  
不然乃為盡其意耳蓋致中如射者之中紅心  
而極其中致和如射者之中角花而極其中又  
所發皆中無所間斷近來看得此意稍精舊說  
却不及此也同上

○大學蒙引曰或問是舊說云云新民或問未  
必皆朱子之筆云云平夫此說非也或問是辨  
論之書不必盡與章句合如明德新民所引康  
誥之文章句是傳文正意或問論書本意耳蔡

清以為舊說既誤矣又以為未必皆先生之筆則誤之甚

○道統之傳不敢妄議豈張師曾胡雲峯蔡虛齋輩所與議哉二下氏之說見大學大全蒙引今且檢出程朱

之言可證序文者如左

○明道曰吾學雖有所受天理二字却是自家體貼出來外書

○伊川先生撰明道先生行狀曰先生為學自十五六時聞汝南周茂叔論道遂厭科舉之業

慨然有求道之志未知其要泛濫於諸家出入於老釋者幾十年返求諸六經而後得之又撰明道先生墓表曰先生生千四百年之後得不傳之學於遺經文集

○伊川易傳序曰自秦而下蓋無傳矣予生千載之後悼斯文之湮晦將俾後人沿流而求源此傳所以作也春秋傳序曰自秦而下其學不傳予悼夫聖人之志不明於後世也故作傳以明之文集

○晦翁先生作二程先生祠記曰天聖中洛人太中大夫程公珦初仕爲黃陂尉秩滿不能去而遂家焉實以明道元年壬申生子曰顥字伯淳又以明年癸酉生子曰頤字正叔其後十有餘年當慶曆丙戌丁亥之間攝貳南安乃得獄掾春陵周公惇頤而與之游於是二子因受學焉而慨然始有求道之志既乃得夫孔孟以來不傳之緒於遺經遂以其學爲諸儒倡則今所謂明道先生伊川先生是也

文集

○答黃商伯書曰大學是通言學之初終中庸是直指本原極致處巨細相涵精粗相貫皆不可闕非有彼此之異也

文集

嘉謂明明德上明字

是人事故章句明德者人之所得乎天云云天命之性通人物而言故章句天以陰陽五行化生萬物云云

○太極說曰靜者性之所以立也動者命之所以行也然其實則靜亦動之息爾故一動一靜皆命之行而行乎動靜者乃性之真也故曰天

命之謂性文集

○語類曰天命之謂性是專言理雖氣亦包在其中然說理意較多若云兼言氣便說率性之謂道不去如太極雖不離乎陰陽而亦不雜乎陰陽

○語類百三十八曰謂之名之也之謂直為也

○語類五曰天所賦為命物所受為性賦者命也所賦者氣也受者性也所受者氣也

○答李晦叔書曰賦猶俗語云分俵均敷之意

書傳之說或以性言或以形言當隨處看文集

○語類一曰天下未有無理之氣亦未有無氣

之理氣以成形而理亦賦焉

○答林德久書曰非氣無形無形則性善無所

賦故凡言性者皆因氣質而言但其中自有所

賦之理爾文集

○答趙致道書曰所疑理氣之偏若論本原即

有理然後有氣故理不可以偏全論若論稟賦

則有是氣而後理隨以具故有是氣則有是理

無是氣則無是理是氣多則是理多是氣少即  
是理少又豈不可以偏全論耶文集  
○語類四曰人之所以生理與氣合而已天理  
固浩浩不窮然非是氣則雖有是理而無所湊  
泊故必二氣交感凝結生聚然後是理有所附  
著凡人之能言語動作思慮營為皆氣也而理  
存焉故發而為孝弟忠信仁義禮智皆理也然  
而二氣五行交感萬變故人物之生有精粗之  
不同自一氣而言之則人物皆受是氣而生自

精粗而言則人得其氣之正且通者物得其氣  
之偏且塞者惟人得其正故是理通而無所塞  
物得其偏故是理塞而無所知且如人頭圓象  
天足方象地平正端直以其受天地之正氣所  
以識道理有知識物受天地之偏氣所以禽獸  
橫生草木頭生向下尾反在上物之間有知者  
不過只通得一路如鳥之知孝獺之知祭犬但  
能守禦牛但能耕而已人則無不知無不能人  
所以與物異者所爭者此耳然就人之所稟而

言又有昏明清濁之異故上知生知之資是氣  
清明純粹而無一毫昏濁所以生知安行不待  
學而能如堯舜是也其次則亞於生知必學而  
後知必行而後至又其次者資稟既偏又有所  
蔽須是痛加工夫一人一已百人十已千然後方  
能及亞于生知者及進而不已則成功一也孟  
子曰人之所以異乎禽獸者幾希人物之所以  
異只是爭這些子若更不能存得則與禽獸無  
以異矣某年十五六時讀中庸人一已百人十

已千一章因見呂與叔解得此段痛快讀之未  
嘗不悚然警厲奮發人若有向學之志須是如  
此做工夫方得

○答陳才卿書曰所論中庸戒懼謹獨二事甚  
善但首章之說性或通人物或專以人而言此  
亦當隨語意看不當如此滯泥也蓋天命之性  
雖人物所同稟然聖賢之言本以修爲爲主故  
且得言人而修爲之功在我爲切故又有以吾  
爲言者如言上帝降衷于民民受天地之衷以



生不可謂物不與有孟子言我善養吾浩然之氣不可謂他人無此浩然之氣也又謂微細之物亦皆有性不可以仁義禮智而言微物之性固無以見其為仁義禮智然亦何緣見得不是仁義禮智此類亦是察之未精當更思之文集

○孟子說性善全是說理若中庸天命之謂性已自是兼帶人物而言語類問孟子何不言氣曰孟子只是教人勇於為善同上

○天命之性若無氣質却無安頓處且如一夕

水非有物盛之則水無歸著程子云論性不論氣不備論氣不論性不明二之則不是所以發明千古聖賢未盡之意甚為有功大抵此理有未分曉處秦漢以來傳記所載只是說夢韓退之畧近似十有餘年得程先生兄弟出來此理益明語類四

○性理之說玉山講義最備語類第四五六卷甚詳

○語類六曰在天只是陰陽五行在人得之只

是剛柔五常之德嘉謂剛柔當作健順此義王講附錄詳之

○答呂伯恭書曰近看中庸古注極有好處如說篇首一句便以五行五常言之後來雜佛老而言之者豈能如是之慤實耶因此方知擺落傳注須是兩程先生方始開得這口若後學未到此地位便承虛接響容易呵叱恐屬僭越氣象不好不可以不戒耳又注仁者人也云人也讀如相人偶之人以人意相存問之言相人偶

此句不知出於何書疏中亦不說破幸以見告所謂人意相存問者却似說得字義有<sub>レ</sub>意思也又曰相人偶更有一二處但皆注中語不應禮記注中又自引此注文不知別有<sub>レ</sub>成文或當時人語如此耶文集○瑯邪代辭三十五朱子問呂成公相人偶出於何書呂答未見當考嘉按東萊集亦無之

○語類五曰漢儒解天命之謂性云木神仁金神義等語却有意思非苟言者學者要體會親

切

語類一曰氣之精英者為神金木水火土非神所以為金木水火土者是神在人則為理所以為仁義禮智信者是也

○語類曰率性之謂道鄭氏以金木水火土從天命之謂性說來要順從氣說來方可

○天命之性非若荀揚韓子之所云也語類四及百三十七論之詳矣

○韓文原性朱子考異曰今按此篇之言過荀揚遠甚其言五性尤善但三品之說太拘又不

知性之本善而其所以或善或惡者由其稟氣之不同為未盡耳

○廖子晦問以五常之道配五典之倫則仁行於父子義行於君臣禮行於長幼智行於夫婦

智所以別信行於朋友皆不易之定理中庸或問首章不以禮主長幼智主夫婦何也豈以禮與智

通行無間不當指定分配也歟曰智字分配似稍費力正不必如此牽合也文集嘉謂父子君臣

長幼朋友皆是一物而夫婦二物也智四德之

貞賢五行之水而屬四時之冬四方之北能成  
始能成終者則是夫婦之道也子晦之問實不  
易之定理也答語可疑

○程子曰仁者公也人此者也義者宜也權量  
輕重之極禮者別也定分知者知也信者有此者  
也雖程說如此然別之為智朱子之定說也

○性理字義曰父子有親便是仁君臣有義便  
是義夫婦有別便是禮長幼有序便是智朋友  
有信便是信讀書錄曰在父子曰仁在君臣曰

義在長幼曰禮在夫婦曰智在朋友曰信其性  
一也夫婦之別北溪以為禮失之敬軒以為智  
得之

○答李孝述書曰橫渠先生說人有近物之性  
物有近人之性者又是一理如猫相乳之類温  
公集中亦說有一猫如此而加異焉此其賦性  
之近人而或過之但為形所拘耳亦可悲也

○語類四呂與叔謂物之性有近人之性者  
如猫相乳之類温公集載如猫人之性有近物之性者  
如猫他家一猫又更差異

上昏嘉按昌黎作猫相乳說見韓文温公作猫

傳見公集若薛氏猫則昏愚之甚者敬軒以為

天下之棄材答而放之因作猫說見文清集

○新安陳氏曰所固有謂道所本無謂私欲所

至難謂異端之空寂所甚易謂吾道之教小註

○答黃子耕書曰率性之謂道非是人有此性

而能率之乃謂之道但說自然之理循將去即

是道耳道與性字其實無甚異但性字是渾然

全體道字便有條理分別之殊耳脩道之謂教

乃是聖人脩此道以為教於天下如禮樂刑政

之類是也諸說多端然細考程先生說其要不

過如此其間亦有說得不相似處恐是當時論

亦未定也文集

○答張敬夫論中庸章句書曰不睹不聞等字

如此剖析誠似支離然不如此則經文所謂不

睹不聞所謂隱微所謂獨三段都無分別却似

重複冗長須以熹說方見得戒慎不睹恐懼不

聞是大綱說結上文可離非道之意莫見乎隱

莫顯乎微是就此不睹不聞之中提起善惡之  
幾而言故君子慎其獨蓋其文勢有表裏賓主  
之異須略分別意思方覺分明無重複處耳文集  
○答呂子約書曰來示所疑中庸首章數句文  
義亦通比之章句之說尤省力而有味但以上  
文考之既言道不可須臾離即是無精粗隱顯  
之間皆不可離故言戒謹乎不睹不聞以該之  
若曰自其思慮未起之時早已戒懼非謂不戒  
謹乎所睹所聞而只戒謹乎不睹不聞也此兩

句是結抹上文不可須臾離一節意思了下文  
又提起說無不戒謹之中隱微之間念慮之萌  
尤不可忽故又欲於其獨而謹之又別是結抹  
上文隱微兩句意思也若如來說則既言不可  
須臾離而當戒謹矣下句却不更端而偏言唯  
隱微爲顯見而不可不謹其獨則是所睹所聞  
不隱不微之處皆可忽而不謹如此牽連即將  
上句亦說偏了只這此子意思恐於理有礙且  
於文勢亦似重複而繁冗耳所謂固欲學者用

功轉加謹密熹之本意却不如如此蓋無所不戒  
謹者通乎已發未發而言而謹其獨則專為已  
發而設耳卒章所引潛雖伏矣猶是有此一物  
藏在隱微之中不愧屋漏則表裏洞然更無纖  
芥查滓矣蓋首章本靜以之動卒章自淺以及  
深也且所不見非獨而何不動而敬不言而信  
非戒謹乎其所不睹不聞而何若首章不分別  
即此等處皆散漫而無統矣文集  
○答鄭子上論中庸書曰此書從前被人說得

高了更不曾子細推考文意若細讀而深味之  
其條理脉絡曉然可見非是固欲如此剖析自  
是并合不聚也如道也者不可須臾離也至故  
君子謹其獨也若不分作兩段則是故君子云  
云故君子云云此兩處豈不重複況不可須臾  
離與莫見乎隱莫顯乎微戒謹恐懼於不睹不  
聞與謹其獨分是兩事驗之日用之間理亦  
甚明只是今人用心龐淺下工不親切故不見  
其不同耳文集

○答胡季隨書曰大抵其言道不可離可離非道是故君子戒慎乎其所不睹恐懼乎其所不聞乃是徹頭徹尾無時無處不下工夫欲其無須臾而離乎道也不睹不聞與獨字不同乃是言其戒懼之至無適不然雖是此等用印不及無要緊處亦加照管如云聽於無聲視於無形非謂所聞見處却可閑畧而特然於此又言莫見乎隱莫顯乎微故君子謹加功也其獨乃是上文全體工夫之中見得此處是一念起處萬事根原又更緊切故當於此加意省察欲其自隱而見自微而顯皆無人欲之私也

觀兩莫字即見此處是念慮欲萌而天理人欲之幾最是緊切尤不可不下工夫故於全體工夫之中就此更加省察然亦非必待其思慮已萌而後別以一心察之蓋全體工夫既無間斷即就此處畧加提撕便自無透漏也此是兩節文義不同詳畧亦異前段中間著是故字後段中間又著故字各接上文以起下意前段即卒章所謂不動而敬不言而信後段即卒章所謂內省不疚無惡於志文義條理大小甚明從來說者多是不察將此兩段只作一段相纏說了便以戒慎恐懼不睹不聞為謹獨所以雜亂重複更說不行前後



垂加草

文會集卷六

一

只是麤瞞過了子細理會便分疏不下也文集

○章句幽暗之中云云子使漆雕開仕對曰吾斯之未能信此開之心事聖人所不能知而開自知之則是已獨知之則是天下之事無有著見明顯而過於此者果然矣幾字周書抄略審之

○陳安卿問君子於其所當怒者正其盛怒之時忽有當喜事來則如何應將應怒了而後應喜耶抑中間且輟怒而應喜喜了又結斷所怒

之事耶抑當權其輕重也曰喜怒迭至固有輕重然皆自然而應不暇權也但有所養則其所應之分數緩急不失輕重之宜耳文集

○答林擇之書曰所引人生而靜不知如何看靜字恐此亦指未感物而言耳蓋當此之時此心渾然天理全具所謂中者狀性之體正於此見之但中庸樂記之言有疎密之異中庸徹頭徹尾說箇謹獨工夫即所謂敬而無失平日涵養之意樂記却直到好惡無節處方說不能反

垂加草

文會集卷六

一

躬天理滅矣殊不知未感物時若無主宰則亦不能安其靜只此便自昏了天性不待交物之引然後差也蓋中和二字皆道之體用以人言之則未發已發之謂但不能慎獨則雖事物未至固已紛綸膠擾無復未發之時既無以致夫所謂中而其發必乖又無以致夫所謂和惟其戒謹恐懼不敢須臾離然後中和可致而大本達道乃在我矣此道也二先生蓋屢言之而龜山所謂未發之際能體所謂中已發之際能得

所謂和此語為近之然未免有病舊聞李先生論此最詳後來所見不同遂不復致思今乃知其為人深切然恨已不能盡記其曲折矣如云人固有無所喜怒哀樂之時然謂之未發則不可言無主也又云致字如致師之致又如先言慎獨然後及中和此意亦嘗言之但當時既不領畧後來又不深思遂成蹉過孤負此翁耳云云致與位字非聖人不能言只以此觀之亦自可見蓋包括無窮意義而言之初不費力此其

所以難及耳

文集

○答胡廣仲書曰欽夫未發之論誠若分別太深然其所謂無者非謂本無此理但謂物欲交引無復澄靜之時耳熹意竊恐此亦隨人稟賦不同性靜者須或有此時節但不知敬以主之則昏憤駁雜不自覺知終亦必亡而已矣故程子曰敬而無失乃所以中此語至約是真實下工夫處願於日用語默動靜之間試加意焉當知其不妄矣

文集

○答呂子約書曰所論或問中語却似未安請且自及於心分別未發已發界分令分明却將冊子上所說來合看還是如此否自心下看得未明便將衆說回互恐轉生迷惑斷置不下也且如子約平生還曾有耳無聞目無見時節否便是祭祀若耳無聞目無見即其升降饋奠皆不能知其時節之所宜雖有贊引之人亦不聞其告語之聲矣故前旒黻纁之說亦只是說欲其專一於此而不雜他事之意非謂奉祭祀時

孟子

卷之六

七

都無見聞也。所謂主乃在中尤無交涉讀書最忌如此支蔓况又平居無事之時乎。故程子云若無事時耳須聞目須見既云耳須聞目須見則與前項所答已不同矣。又安得曲爲之說而強使爲一義乎。至靜之時但有能知能覺者而無所知所覺之事。此於易卦爲純坤不爲無陽之象。若論復卦則須以有所知覺者當之不得合爲一說矣。故康節亦云一陽初動處萬物未生時此至微至妙處須虛心靜慮方始見得若懷一點偏主彊說意思

即方寸之中先自擾擾矣。何緣能察得彼之同異耶。又曰夫未發已發子思之言已自明白。程子數條引寂然感通者皆與子思本指符合。更相發明。但答呂與叔之問偶有凡言心者皆指已發一言之失而隨即自謂未當亦無可疑。至遺書中纔思即是已發一句則又能發明子思言外之意。蓋言不待喜怒哀樂之發但有所思即爲已發。此意已極精微。說到未發界至十分盡頭不復可以有加矣。問者不能言下領略切

已思惟只管要說向前去遂有無聞無見之問  
據此所問之不切與程子平日接人之嚴當時  
正合不答不知何故却引惹他致他如此記錄  
前後差舛都無理會後來讀者若未敢便以為  
非亦且合存而不論今却据守其說字字推詳  
以為定論不信程子手書此固未當之言而寧  
信他人所記自相矛盾之說彊以已發之名侵  
過未發之實使人有生已後未死已前更無一  
息未發時節惟有爛熟睡著可為未發而又不可

可以立天下之大本此其謬誤又不難曉故或  
問中粗發其端今既不信而復有此紛紛之論  
則請更以心思嘉謂當作知耳聞目見三事校之以  
見其地位時節之不同蓋心之有知與耳之有  
聞目之有見為一等時節雖未發而未嘗無心  
之有思乃與耳之有聽目之有視為一等時節  
一有此則不得為未發故程子以有思為已發  
則可而記者以無見無聞為未發則不可若苦  
未信則請更以程子之言證之如稱許渤持敬

而注其下云曷嘗有如此聖人又每力詆坐禪  
 入定之非此言皆何謂耶若必以未發之時無  
 所見聞則又安可譏許渤而非入定哉此未發  
 已發之辨也許渤之事答陳正巳書亦言之又曰所圈出思字  
 初看即疑恐當作知字而尋舊本未見不知當  
 時的是何字又恐或是筆誤方欲再請舊本來  
 看子細剖析奉報偶復尋得舊本果是知字不  
 知來喻何故如此錯誤豈舊本脫漏此一節耶  
 如其不然則此等處尚爾踈略又安能得其精

微之意耶元本兩行今再錄去可更詳之舊本  
 云心之有知與耳之有聞目之有見為一等時  
 節雖未發而未嘗無心之有思乃與耳之有聽  
 目之有視為一等時節云云再看來書他處所  
 說已有知字即是舊本元無脫漏是直看得老  
 草將知字思字作一樣看耳又曰子思只說喜  
 怒哀樂今却轉向見聞上去所以說得愈多愈  
 見支離紛冗都無交涉此乃程門請問記錄者  
 之罪而後人亦不善讀也不若放下只白直看

子思說底須知上四句分別中和不是說聖人  
事只是汎說道理名色地頭如此下面說致中  
和方是說做功夫處而唯聖人為能盡之若必  
以未有見聞為未發處則只是一種神識昏昧  
底人睡未足時被人驚覺頃刻之間不識四到  
時節有此氣象聖賢之心湛然淵靜聰明洞徹  
決不如此若必如此則洪範五事當云貌曰僵  
言曰啞視曰盲聽曰聾思曰塞乃為得其性而  
致知居敬費盡工夫却只養得成一枚癡獸用

兩漢矣千不是萬不是痛切奉告莫作此等見  
解若信不及一任狐疑今後更不能說得也詳

此段來意更有一大病根乃是不曾識得自家  
有見聞覺知而無喜怒哀樂時節試更養精彩  
看莫要只管等閑言語失却真的主宰也○文集

語類先生問鉢曰伊川說善觀者却於已發  
之時觀之尋常看得此語如何云云後來伊川  
亦自以為未當嘉謂此十字記者之誤也伊川  
以為未當者謂凡言心者指已  
發而言之語非謂善觀者之  
云文集已發未發說詳矣鉢曰此須是動靜  
兩下用工而主靜為本靜而存養方始動而精

在口立  
文集卷第  
三

明日只為諸公不曾說得靜中未發工夫如胡氏兄弟說得已發事太猛了銖曰先生中和舊說已發其義先生因言當時所見次第云云嘉舊說不傳焉吾為此為集說文集三十二答敬夫論云云前書云云此二書宜入于集說諸說例蒙印上開卷曰中和舊說味亦可之前

○答張敬夫書曰中字之說甚善而所論狀性形道之不同尤為精密開發多矣然愚意竊恐程子所云只一箇中字但用不同此語更可玩味夫所謂只一箇中字者中字之義未嘗不同

亦曰不偏不倚無過不及而已矣然用不同者則有所謂在中之義者有所謂中之道者是也蓋所謂在中之義者言喜怒哀樂之未發渾然在中中者當當未有箇偏倚過不及處其謂之中者蓋所以狀性之體段也有所謂中之道者乃即事即物自有箇恰好底道理不偏不倚無過不及其謂之中者則所以形道之實也只此亦便可見來教所謂狀性形道之不同者但又見得中字只是一般道理以此狀性之體段則

亭仁從立頁又山  
名文山下在當中心



爲未發之中以此形道則爲無過不及之中耳  
且所謂在中之義猶曰在裏面底道理云爾非  
以在中之中字解未發之中字也愚見如此不  
審高明以爲如何文集○此亦可  
收入中和集說  
○居業錄二曰朱子曰靜而常覺似說重了些  
子只說常惺惺常精明則可說常覺便有心分  
爲二底意思朱子於中庸或問言至靜之時但  
有能知覺者而未有所知覺也此爲至論嘉謂  
此說似精而非矣覺即惺惺即精明精明惺惺

即是覺也若無覺惺惺此何精明此何此義先  
生之說不一而足焉靜而常覺動而常止者心  
之妙也寂而感感而寂者也此文集太極說之  
語答張欽夫書亦曰方其存也思慮未萌而知  
覺不昧是則靜中之動復之所以見天地之心  
也及其察也事物紛糾而品節不差是則動中  
之靜良之所以不獲其身不見其人也其以主  
乎靜中之動是以寂而未嘗不感有以察乎動  
中之靜是以感而未常不寂寂而常感感而常

寂此心之所以周流貫徹而無一息之不仁也  
語類問蘇李明云云曰所謂靜中有物者只是  
知覺便是曰伊川却云纔說知覺便是動曰此  
恐伊川說得太過若云知箇甚底覺箇甚底如  
知得寒覺得煖便是知覺一箇物事今未曾知  
覺甚事但有知覺在何妨其為靜不成靜坐便  
只是瞌睡九十問伊川言靜中須有物始得此  
物云何曰只太極也上同問知覺是心之靈固如  
此抑氣之為耶曰不專是氣是先有知覺之

理未知覺氣聚成形理與氣合便能知覺上同  
知覺者是理理不離知覺知覺不離理上同所覺  
者心之理也能覺者氣之靈也上同問靈處是心  
抑是性曰靈處只是心不是性性只是理上同問  
心是知覺性是理心與理如何得貫通為一曰  
不須去著貫通本來貫通如何本來貫通曰理  
無心則無著處上同陳安卿問淳向者道院中常  
問未發之前是靜而靜中有動意否先生答謂  
不是靜中有動意是有動之理淳彼時不及細

審後來思之心本是箇活物未發之前雖是靜亦常惺在這裏惺便道理在便是大本處故謂之有動之理然既是常惺不恁地瞑然不省則謂之有動意亦豈不可耶而先生却嫌意字何也恐意字便是已發否抑此字無害而淳聽之誤也凡看精微處恐易差更望示教曰未動而能動者理也未動而欲動者意也又問人心是箇靈底物如日間未應接之前固是寂然未發於未發中固常恁地惺不恁地瞑然不省若夜間

有夢之時亦是此心之已動猶晝之有思如其不覺未覺正當大寐之時此時謂之寂然未發則全沈沈瞑瞑萬事不知不省與木石蓋無異與死相去亦無幾不可謂寂然未發不知此時心體何所安存所謂靈底何所寄寓聖人與常人於此時所以異者如何而學者工夫此時又以何爲驗也曰寤寐者心之動靜也有思無思者又動中之動靜也有夢無夢者又靜中之動靜也但寤陽而寐陰寤清而寐濁寤有主而寐

無主故寂然感通之妙必於寤而言之又問來  
教云寤寐者心之動靜云云淳思此竊謂人生  
具有陰陽之氣神發於陽魄根於陰心也者則  
麗陰陽而乘其氣無間於動靜即神之所會而  
爲魄之主也晝則陰伏藏而陽用事陽主動故  
神運魄隨而爲寤夜則陽伏藏而陰主靜故魄  
定神蟄而爲寐神之運故虛靈知覺之體燁然  
呈露有苗裔之可尋如一陽復後萬物之有春  
意焉此心之寂感所以爲有生

嘉謂當作主

神之蟄

故虛靈知覺之體沈然潛隱悄無蹤跡如純坤  
之月萬物之生性不可窺其朕焉此心之寂感  
所以不若寤之妙而於寐也爲無主然其中實  
未嘗泯而有不可測者存呼之則應驚之則覺  
則是亦未嘗無主而未嘗不妙也故自其大分  
言之寤陽而寐陰而心之所以爲動靜也細而  
言之寤之有思者又動中之動而爲陽之陽也  
無思者又動中之靜而爲陽之陰也寐之有夢  
者又靜中之動而爲陰之陽也無夢者又靜中

之靜而爲陰之陰也又錯而言之則思之有善  
與惡者又動中之動陽明陰濁也無思而善應  
與妄應者又動中之靜陽明陰濁也夢之有正  
與邪者又靜中之動陽明陰濁也無夢而易覺  
與難覺者又靜中之靜陽明陰濁也一動一靜  
循環交錯聖人與衆人則同而所以爲陽明陰  
濁則異聖人於動靜無不一於清明純粹之主  
而衆人則雜焉而不齊然則人之學力所係於  
此亦可以驗矣曰得之文集

○程子曰人雖睡著其識知自完只是人與喚  
覺便是他自然理會得遺書

○讀書錄七曰如來旦將早作而中夜屢寐屢  
寤驚惕不安者心之神明使然也同八曰人熟  
寐而有知覺正如純坤卦下一爻中有陽動之  
幾也其理妙矣

○居業錄二曰黃勉齋言性雖爲氣質所雜然  
其未發也此心湛然物欲不生氣雖偏而理自  
正以釋子思未發之中又引朱子未發之前氣

省察也視也審也  
人少簡也

不用事為證竊恐誤也夫偏濁之人未發之前  
已失其中故已發不能和故子思教人致中和  
先儒以存養為致中省察為致和不善之人亦  
有靜時然那時物欲固未動然氣已昏心已偏  
倚理已塞本體已虧故做未發以前工夫須是  
主敬子思言戒謹恐懼程子言莊整齊肅朱子  
言端莊靜一

黃說見通書師章小註正以本然  
言者也然敬齋此論得致中和之

○自省錄程子心本善之說朱子以為微有未

穩者蓋既謂之心已是兼理氣氣便不能無夾  
雜在這裏則人固有未待發於思慮動作而不  
善之根株已在方寸中者安得謂之善故謂之  
未穩然本於初而言則心之未發氣未用事本  
體虛明之時則固無不善故他日論此又謂指  
心之本體以發明程子之意則非終以為未穩  
可知矣

退溪此  
說得之

○讀書續錄五曰中字專言則包四德喜怒哀  
樂未發之謂中是也偏言則止為禮之一德定

之以中正仁義是也  
○陳氏曰致中即天命之性致和即率性之道  
及天地位萬物育則脩道之教亦在其中矣註小  
○胡季隨問如堯湯不可謂不能致中和而亦有水旱之災曰致中和而天地位萬物育者常也堯湯之事非常之變也大抵致中和自吾一念之間培植推廣以至於裁成輔相匡直輔翼無一事之不盡方是至處自一事物之得所區處之合宜以至三光全寒暑平山不童澤不涸

飛潛動植各得其性方是天地位萬物育之實效蓋致者推致極處之名須從頭到尾看方見得極處若不說到天地萬物真實效驗便是只說得前一截却要準折了後一截元不是實推得到極處也文集

○答李守約書曰太中之說不記向來所論首尾此亦只是無事之時涵養本原便是全體隨事應接各得其所便是時中養到極中而不失處便是致中推到時中而不差處便是致和不

可說學者方能盡得一事一物之中直到聖人地位方能盡得太中之全體也文集  
○答呂伯恭問龜山中庸書曰聖賢之言離合弛張各有次序不容一句都道得盡故中庸首章言中和之所所以異一則為大本一則為達道是雖有善辨者不能合之而為一矣故伊川先生云大本言其體達道言其用體用自殊安得不為二乎學者須是於未發已發之際識得一分明然後可以言體用一源處然亦只是一

源耳體用之不同則固自若也天地位便是大本立處萬物育便是達道行處此事灼然分明但二者常相須無有能此而不能彼者耳子思之言與龜山氣象固不同然若使龜山又只道箇致中和天地位萬物育則不成解書矣釋氏便要如此嘗見其徒說李遵勗請其僧汪信心銘其人每句大書而再注本句於其下便是只要如此鶻突也文集  
○章句四處之異未有事證之考其義理文勢



孰敢擇之小註新安之論蒙引之議不容信焉  
○陳安卿問集注中仲尼不易為夫子何也若  
如中庸第二章所辨則恐在當時為可耳曰不  
曾如此理會恐亦不須如此理會也中庸或問  
乃為近年有以此疑中庸非子思之作者故及  
之耳文集

○卓氏藻林政治類彌文加飾之文即虛文

○答楊至之書曰君子中庸章二又字不用亦  
可但恐讀者不覺故特下此字要得分明耳文集

嘉謂揚疑見語類二十

○語類四十七曰先生云南康一士人云聖賢  
亦有不誠處如取瑟而歌出弔東郭之類說誠  
不如只說中某應之曰誠而中君子而時中不  
誠而中小人之無忌憚

○或問曰知味之正則必嗜之而不厭矣蒙引  
云味烹調到正處便是一事之無過不及了  
故以為得中道之喻

○語類曰天下國家雖難均捨得便均得今按捨字

誤 嘉謂捨字非誤只謂英雄之力云爾不可拘乎均辭之異而疑之

○答胡伯逢書曰男女居室人事之至近而道行乎其間此君子之道所以費而隱也然幽闇之中樞席之上人或褻而慢之則天命有所不行矣此君子之道所以造端乎夫婦之微密而語其極則察乎天地之高深也然非知幾慎獨之君子其孰能體之易首於乾坤而中於咸恒禮謹太昏而詩以二南為正始之道其以此與

知言亦曰道存乎飲食男女之事而溺於流者不知其精又曰接而知有禮焉交而知有道焉惟敬者能守而不失耳亦此意也

文集

○答廖子晦書曰鳶飛魚躍道體無乎不在當勿忘勿助之間天理流行正如是爾若謂萬物在吾性分中如鑑之影則性是一物物是一物以此照彼以彼入此也橫渠先生所謂若謂萬象為太虛中所見則物與虛不相資形自形性自性者正譏此爾

文集

○答王子合書曰今書所論中庸大旨蓋多得之但言其上下察也其者指道體而言察者昭著之義言道體之流行發見昭著如此也謝揚之意似皆以為觀察之察若如其言則此其字應是指人而言不知此時豈有人之可指而亦豈上下文之意耶文集

○伐柯節與末章末節文勢相似執柯以伐柯讀睨而視之讀猶以為遠句章句然猶有彼此之別讀故伐者視之讀猶以為遠也句

○丹鉛錄云諸葛恪與陸遜書曰以道望人則難以人望人則易張子厚云以眾人則易從其言本此嘉謂張子之言與恪相似而意則不同如恪則人之與道判然為二蔡虛齋議此章句見蒙列及若蔡若楊亦皆不識道者也夫人之為道若顏淵閔子騫冉伯牛仲弓者有焉若宰我子貢者有焉若冉有季路者有焉若子游子夏者有焉而顏淵則過於閔冉子貢子夏季路則過於宰我冉有子游君子之所以教者五為

此也夫婦之愚可以與知焉夫婦之不肖可以  
能行焉是故以衆人望人者君子治人之道也

○答徐彥章書曰所求乎子以事父未能也

○主意立文皆與大學絜矩一節相似人多誤

讀文集○或問所議近世不得其讀之大人

○漢藝文志曰俗師失其讀公羊傳序曰失其

句讀文選馬融長笛賦曰察度於句投以知禮

制之不可踰越焉注善曰說文曰逗止也投與

逗古字通投句之所止也銑曰句投猶章句也

謂曲中之章句有禮制聲韻不相踰越也玉篇

曰句讀音句豆點句音讀韓文曰習其句讀又

曰及復乎句讀山谷詩曰謄寫失句讀朱子論

尚書句讀難點見語類句讀之別見韻會讀字

下陳選小學亦言之

○答楊奎之書曰及其至也或問中已如此說

足以相發明侯氏之說如何是非全體中之不

能者更請子細看未能一焉固是謙辭然亦可

見聖人之心有未滿處各見一義自不相妨也

况此兩章正相連如何見得不是一意文集

○自得之自二義一獨自一自然見文集答孟

子集註以自然解之中庸對不願乎其外則獨

自也文集曰又其至止而固中則成其德

○蒙引曰為德二字最難解蓋德者得也取得

之義亦有二端有以稟受所得者言如明德達

德之類則解之曰人之所得乎天而虛靈不昧

以具眾理而應萬事者也曰天下古今所同得

之理也有以學力所得者言如為政以德據於

德知德者鮮之類則解之曰德之為言得也行

道而有得於心也曰德謂義理之得於己者也

惟鬼神之神難以得義解其所謂德者乃其性

情功效耳然難就以性情功效為德之義故為

之說曰為德猶言性情功效故經傳中惟此一

德字自為一例解嘉謂此說是也性情功效語

類之說數條合而觀之則其意分曉也蒙引疑

之而謂一時間答之言未必終身之定論或記

者之誤歟此說非也

○答歐陽希遜書曰來喻言如其神之在焉非真有在者也此言尤害理若如此說則是偽而已矣又豈所謂誠之不可掩乎昭明君蒿悽愴疏說非是昭明謂光景君蒿謂氣象悽愴使人神思麗浙如漢書云風肅然者宰我答問一章所論鬼神正與中庸相表裏今且先看令中庸意思分明却看此章便見子細文集

○梁文叔問鄭康成所說氣魄雜學辨云精聚則魄聚氣聚則魂聚蓋精是陰氣如耳目之聰

明乃陰精之所為故謂之魄或欲於魄中求魂魂中求魄瑒竊謂氣在人之一身陽即為魂陰則為魄噓吸聰明乃是一身之中魂魄之所發見而易見者耳恐不必於魂中求魄魄中求魂也曰精氣周流充滿於一身之中噓吸聰明乃其發而易見者固如來喻然既周流充滿於一身之中則鼻之知臭口之知味非魄耶耳目之中皆有煖氣非魂耶推之遍體莫不皆然佛書論四大處似亦祖述此意又問體魄歸于地先

生云體魄自是兩物不知如何分別以目之明  
言之則目之輪一成而不可變者體也睛中之  
明而能照鑑萬象者魄也魄既降則目之輪雖  
存而其精光則無矣以耳之聰求之未透蓋耳  
但見其竅而不見其他故也曰所論目之體魄  
得之耳則竅即體也何暇他求耶又問體魄既  
是兩物不知魂與氣亦為兩物否孔穎達謂魂  
附於氣中庸或問直指康成之說則孔氏之說  
亦未得為通論體魄從前所聞只指為一物是

以今人言目魄亦皆以黑處為魄若以眼光落  
地之說推之竊恐月之全輪受光處為魄及其  
月光漸虧亦如人之魄降其黑處却是體注疏  
之說皆不然思之未通曰魂氣細推之亦有精  
粗但其為精粗也微非若體魄之懸殊耳或問  
之意誠少子細也所論月魄恐不然日月不可  
以體言只有魂魄耳月魄即其全體而光處乃  
其魂之發也又問且鬼神魂魄就一身而總言  
之不外乎陰陽二氣而已然既謂之鬼神又謂

之魂魄何耶。琢竊謂以其屈伸往來而言，故謂之鬼神。以其靈而有知有覺而言，故謂之魂魄。或者乃謂屈伸往來不足以言鬼神，蓋合而言之則一氣之往來屈伸者是也。分而言之則神者陽之靈，鬼者陰之靈也。以其可合而言可分而言，故謂之鬼神。以其可分而言不可合而言，故謂之魂魄。或又執南軒陽魂為神，陰魄為鬼之說，乃謂鬼神魂魄不容更有分別。琢竊謂如中庸或問雖曰一氣之屈伸往來，然屈者為陰

伸者為陽，往者為陰，來者為陽，而所謂陽之靈者，陰之靈者，亦不過指屈伸往來而為言也。曰鬼神通天地間一氣而言，魂魄主於人身而言，方氣之伸精魄固具，然神為主及氣之屈，魂氣雖存，然鬼為主，氣盡則魄降而純於鬼矣。故人死曰鬼，南軒說不記首尾云何，然只據二句亦不得為無別矣。文集

○答董叔重書曰：既生魄，陽曰魂，謂纔有魄便有魂，自初受胞胎時已具足矣，不可言漸有所



知然後為魂也

文集

○魂魄答呂子約書論之死生答連嵩卿廖子

晦王子合書論之

見文集

吳伯豐之說以為精密

同語類第三鬼神門八十七祭義篇死生魂魄

之說甚詳

○語類三或問鬼神曰且類聚前輩說鬼神處

看要須自理會得且如祭天地祖考直是求之

真漠然祖考却去人未久求之似易先生又笑

曰如此說又是作惟了也

○宗廟之禮文集六十九可考

宋朝廟議見十五及六十九

答葉味道書亦可考見之

○韓文禘祫議朱子考異曰今按此等公家文

字或施於君上或布之吏民只用當時體式直

述事意乃易曉而通行非如詩篇等於戲劇銘

記期於久遠可以時出奇怪而無所拘也故韓

公之文雖曰高古然於此等處亦未嘗敢故為

新巧以失莊敬平易之體但其開反覆曲折說

盡事理便是真文章它人自不能及耳又曰今

按韓公本意獻祖爲始祖其主當居初室百世不遷懿祖之主則當遷於太廟之西夾室而太祖以下以次列於諸室四時之享則唯懿祖不與而獻祖太祖以下各祭於其室室自爲尊不相降厭所謂所神之祭當多者也禘祫則唯獻祖居東向之位而懿祖太祖以下皆序昭穆南北相向於前所謂祖以孫尊孫以祖屈而所屈之祭常少者也韓公禮學精深蓋諸儒所不及故其所議獨深得夫孝子慈孫報本反始不忘

其所由生之本意真可爲萬世之通法不但可施於一時也程子以爲不可漫觀者其謂此類也歟但其文字簡嚴讀者或未遽曉故切推之以盡其意云

○仁者人也聖人說仁此最親切處章句人指人身而言解得至爲縝密此意思知者鮮矣仁說問答玉講附錄詳之

○問仁也者人也曰此仁字不是別物即是這人底道理將這仁與人合便是道程子謂此猶

率性之謂道也如中庸仁者人也是對義者宜也意又不同人字是以人身言之仁字有生意是言人之生道也中庸說仁字又密上言脩身以道脩道以仁便說仁者人也是切已言之孟子于是統而言之徐問禮記仁者右也道者左也仁者人也道者義也曰這般話理會作甚語類六十

○答連嵩卿書曰以道左為無用則道乃無用之物也而可乎但仁是直指人心親切之妙道

是統言義理公共之名故其言有親疏其實則無二物也中庸曰脩道以仁胡子亦謂人而不仁則道義息意亦可見文集

○答趙恭父書曰體群臣子庶民子字與呂說不異體字雖小不同然呂說大意身好不欲廢也勸者所以致吾親愛之心而慰悅其意也親親似多一字然非大義所繫不能深論也文集

○或人問呂氏謂誠者理之實然曰誠之為言實也然經傳用之各有所指不可一槩論也如

呂氏此說即周子所謂誠者聖人之本蓋指實  
理而言之者也如周子所謂聖誠而已矣即中  
庸所謂天下至誠者指人之實有此理者而言  
也溫公所謂誠即大學所謂誠其意者指人之  
實其心而不自欺者言也文集

○急就篇三曰從容從七言行止有節度者也

急就篇漢黃門令文游作唐顏師古註宋王應麟音釋見玉海明毛曹津逮秘書載之

○問觀書或曉其意而不見其字如從容字或曰橫出為從寬容為容如何曰這箇見不得莫

要管他橫出包容只理會言意語類百十五

○語類百二十一曰人須是博學之審問之謹思之明辨之篤行之然後可到簡易田地若不如此用工夫一蹴便到聖賢地位却太段易了古人何故如此博學審問謹思明辨篤行乎夫是五者無先後有緩急不可謂博學時未暇審問審問時未暇謹思謹思時未暇明辨明辨時未暇篤行五者從頭做將下去只微有少差耳初無先後也如此用工他日自然簡易去孟子

曰博學而詳說之將以及說約也語云博我以  
文約我以禮須是先博然後至約如何便先要  
約得人若先以簡易存心不知博學審問謹思  
明辨篤行將來便入異端去

○呂子約問學即行也所謂所以學者將以行  
之也意必有在曰中庸言博學又言篤行則學  
與行自是兩事文集

○語類十六曰中庸云博學之審問之方言謹  
思之若未學未問便去思他是空勞心耳

○答周叔謹書曰文字且虛心平看自有意味  
勿苦尋支蔓旁生孔穴以汨亂義理之正脉中

庸謹思之戒蓋為此也文集謹思語類詳矣訓門人部

亦言

○蒙引曰章句於鬼神章則曰兼費隱包小大  
於此章則曰包費隱兼小大何與曰包者不明  
言但意所包含也兼者其所明言者也故不見  
不聞隱也體物如在則費矣此明言也未嘗兼  
小大而言而小大則皆在其中此章自脩身以

至於懷諸侯自生知安行以至於困知勉行大小亦皆兼言並舉矣而實之與隱則皆不出乎所言小大之中也

○答張敬夫書曰所引家語只是證明中庸章句要見自哀公問政至擇善固執處只是一時之語耳於義理指歸初無所害似不必如此力加排斥也大率讀書但當虛心平氣以徐觀義理之所在如其可取雖世俗庸人之言有所不廢如有可疑雖或傳以為聖賢之言亦須更加

審擇自然意味平和道理明白腳踏實地動有據依無籠罩自欺之患若以此為卑近不足留意便欲以明道先生為法竊恐力量見識不到它地位其為泛濫殆有甚焉此亦不可不深慮也且不知此章既不以家語為證其章句之分當復如何為定耶家語固有駁雜處然其間亦豈無一言之得耶一槩如此立論深恐終啓學者好高自大之弊願明者熟察之其他如首章及論費隱處後來略已脩改如來喻之意然若

必謂兩字全然不可分說則又是向來伯恭之  
論體用一源矣如何如何文集

○蒙引此誠明二字從何而來曰自上章所謂  
明善誠身而來又曰孟子集註云性之反之古  
未有此語蓋自孟子發之今觀中庸云自誠明  
謂之性則知孟子所謂性之者即此性字之義  
也其次未能性之則爲反之者矣况先明乎善  
而後能實其善雖不言反亦反之之義也

○答張敬夫書曰前知之義經文自說禎祥妖

孽著龜四體解中又引執玉高卑之事以明四  
體之說則其所謂前知者乃以朕兆之萌知之  
蓋事幾至此已自昭晰但須是誠明照徹乃能  
察之其與異端恠誕之說自不嫌於同矣程子  
所說用與不用似因異端自謂前知而言其曰  
不知不知之愈者蓋言其不知者本不足道其  
知者又非能察於事理之幾微特以偵伺於幽  
隱之中妄意推測而知故其知之反不如不知  
之愈因引釋子之言以見其徒稍有識者已不

肯為皆所以甚言其不足道而深絕之非以不用者為可取也今來喻發明固以為異端必用而後知不用則不知惟至識則理不可揜故不用而自知是乃所謂天道者此義精矣然不用之云實生於程子所言之嫌而程子之言初不謂此引以為說恐及惑人且以此而論至誠異端之不同又不若注中指事而言尤明白而直截也

截也 文集

○二十五章自字皆獨自也自成前後同矣章

句精詳或問明盡小註許氏曰前自成謂自然而成後自成謂自己成就也許氏此說依語類言之與章句或問不合

○李時可問誠者物之終始章云云曰凡有一物則其成也必有所始其壞也必有所終而其所以始者實理之至而向於有也其所以終者實理之盡而向於無也若無是理則亦無是物矣此誠所以為物之終始而人心不誠則雖有所為皆如無有也蓋始而未誠則事之始非始



而誠至之後其事方始終而不誠則事之終非終而誠盡之時其事已終若自始至終皆無誠心則徹頭徹尾皆為虛偽又豈復有物之可言哉此即向來所說之意但章句或問說得都不分明故讀者不能曉今得時可反復問辨方說得到次第兩處皆須更定此可并以示守約也

文集嘉謂今章句或問說得分明焉皆更定者也

○答吳伯豐書曰中庸或問不誤只是文字拙澁不足以達其意耳必有是心之實當連下文

讀之乃通如更覺難曉即上句在天者下更添一決字在人者下更添一容字如何文集嘉按今在天者下有本字在人者下有或字尤為穩當矣

○語類六十九問舊嘗聞有人問不誠無物先生答曰秉彜不存謂之無人可也中和不存謂之無禮樂可也還是先生所言否曰不記有無此語只如此說也却無病

○語類問博厚高明悠久六字先生解云所積

語類

卷三

六十四

者廣博而深厚則所發者高大而光明是逐字  
解至悠久二字却只做一箇說了據下文天地  
之道博也厚也高也明也悠也久也則悠與久  
字其義恐亦各別先生良久曰悠長也悠是自  
今觀後見其無終窮之意久是就他骨子裏說  
鎮常如此之意翌早又云昨夜思量下得兩句  
悠是據始以要終久是隨處而常在嘉謂此問  
審矣今章句云存諸中者既久則驗於外者益  
悠遠而無窮矣又云悠久即悠遠兼內外而言

之也則是悠久二字亦逐解者也

○李時可問中庸不見而章章求之章句則曰  
不見而章以配地言不動而變以配天言何也  
且觀上下文雖先言博厚次言高明先言配地  
後言配天然繼此而論天地山川則又以天為  
稱者是蓋錯綜而言之耳不必以地為先也曰  
此等處不須深求只是隨文贊嘆大略看過可  
也

文集

○極高明而道中庸至德至道至此無去處温

垂加章  
文會筆錄  
故而知新乃就其至者而然耳故章句温猶燔  
温之温謂故學之矣復時習之涵泳乎其所已  
知日知其所未知敦厚則温故不息耳崇禮則  
知新不息耳故章句敦加厚也敦篤乎其所已  
能日謹其所未謹此條而以字猶大學八目先  
欲與在之可移置也

○與王龜齡書曰熹聞之古之君子尊德性矣  
而必曰道問學致廣大矣必曰盡精微極高明  
矣必曰道中庸温故知新矣必曰敦厚崇禮蓋

不如是則所學所守必有偏而不備之處惟其  
如是是故居上而不驕為下而不倍有道則足  
以與無道則足以容而無一偏之蔽也熹之區  
區以此深有望於門下蓋所謂德性廣大高明  
知新者必有所措而所謂問學精微中庸崇禮  
者又非別為一事也狂易無取明公其必有以  
裁之文集  
○答留丞相書曰蓋道體之大無窮而於其間  
文理密察有不可以毫釐差者此聖賢之語道

垂加章

文會筆錄

卷

垂加章  
文會筆錄六  
三六

所以既言發育萬物峻極于天以形容其至大而又必曰禮儀三百威儀三千以該悉其至微而其指示學者脩德凝道之功所以既曰致其廣大而又必曰盡其精微也近世之言道者則不然其論大抵樂渾全而忌剖析喜高妙而略細微其於所謂廣大者則似之而於精微有不察則其所謂廣大者亦未易以議其全體之真也文集  
語類百七曰其默足以容只是不去擊鼓訟

一从免字  
音訓

究便是默不成屋下合說底話亦不敢說也  
○答徐彥章書曰反古之道以下文考之非不師古之說也文集  
○語類李文問中庸末章云云嘉謂此條同字上脫不字  
○答王子合書曰不顯二字二十六章者別無他義故只用詩意卒章所引緣自章首尚綱之云與章末無聲無臭皆有隱微深密之意故知其當別為一義與詩不同也知遠之近知風之

文會筆錄六  
三六

自據表而知裏也知微之顯由內以達外也文集

○答江元適書曰中庸之終所謂無聲無臭乃

本於上天之載而言則聲臭雖無而上天之載

自顯非若今之所云并與乾坤而無之也此恐

於道體有害文集

○讀書續錄二曰中庸篇末八引詩功夫極其

精密義理極其深妙非知道者孰能識之

○問太極解引上天之載無聲無臭此上天之

載即是太極否曰蒼蒼者是上天之理在載字

上語類九十四○嘉謂上天之理上天屬上之理屬下性理大全除之字

文會筆錄六終

文會筆錄六之二  
集略先生嘗語韓持國云云  
韓持國本好佛學明道與語而有便是會禪  
之說者蓋就其素所講明者因以入之  
程允夫問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天何  
言哉洵竊謂四時行百物生皆天命之流行其  
理甚著不待言而後明聖人之道亦猶是也行  
止語默無非道者不為言之有無而損益也  
言乃不得已為學者發耳明道先生言若於此

文會筆錄六之二

集略先生嘗語韓持國云云

山河大地見楞嚴長水事見太慧書

韓持國本好佛學明道與語而有便是會禪

之說者蓋就其素所講明者因以入之語類九十七

程允夫問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天何

言哉洵竊謂四時行百物生皆天命之流行其

理甚著不待言而後明聖人之道亦猶是也行

止語默無非道者不為言之有無而損益也

言乃不得已為學者發耳明道先生言若於此

上看得破便信是會禪亦非謂此語中有禪蓋  
言聖人之道坦然明白但於此見得分明則道  
在是矣不必參禪以求之也曰如此辨別甚善  
近世甚有病此言者每以此意曉之然不能如  
是之快也文集

○楊曰天命之謂性人欲非性也嘉按龜山集

脫此語楊極口議王安石見龜山集

○昔人彈琴見漢蔡邕傳

○體要畢命

○禹手足胼胝見列子

○鄒衍之談天見史記公孫龍之詭辨見莊子

○黃氏日抄三十四曰粟粒之小針可破之若

愈小則雖針亦無所用其巧故曰莫能破焉

○別集答程允夫書曰必有事焉而勿正心勿

忘勿助長此固是下功夫處然於此須識得箇

本體始得明道舉鳶飛魚躍活潑潑地以為與

此意同須要識得方有下功夫處不然才著意

便是正才不著意便是忘無有是處

體要

○字義詳講曰程子謂此是子思喫緊為人處  
 活潑潑地所謂喫緊云者只是緊切為人說所  
 謂活潑潑地云者只是真見這道理在面前如  
 活底物相似此正如顏子所謂卓爾孟子所謂  
 躍如之意都是真見得這道理分明故如此說  
 ○以已及物仁也一以貫之是也嘉謂下句朱子解上句者也按遺書鮑若雨錄問吾道一以貫之而曰忠恕而已矣則所謂一者便是仁否曰固是只這一字須是子細體認一還多在忠上多在恕上曰多在恕上曰不然多在忠上纔忠便是一恕即忠之用也推已及物恕也違道不遠是也蓋是明

道之說第一句只是懸空說一句違道不遠只  
 粘著推已及物說語類二問程子謂以已及物  
 仁也推已及物恕也違道不遠是也以已及物  
 仁也與違道不遠不相關莫只是以此分別仁  
 恕否曰自是不相關只是以此形容仁恕之定  
 名同上問明道言忠者天道恕者人道何也曰忠  
 是自然恕隨事應接略假人為所以有天人  
 辯同上問天道人道初非以優劣言自其渾然一  
 本言之則謂之天道自其與物接者言之則謂



之人道耳曰然此與誠者天之道誠之者人之  
道語意自不同同上忠者天道恕者人道此天是  
與人對之天若動以天也之天即是理之自然  
同上  
○遺書曰事上之道莫若忠待下之道莫若恕  
中庸或問辨之語類程子書部問事上之道莫  
如忠待下之道莫如恕莫是因事言之曰此說  
不知如何郭子和亦如此說如絜矩豈無事上  
之恕居業錄二曰語類云忠是就臣所不足處

言之此記者之誤蓋忠是臣職當為性分固有  
若因其不足而聖人設此以救之則是聖人作  
意安排非率性之謂矣嘉按語類之說力行部  
有之蓋一時有為而言或記者誤耳

○摠老嘗問一士人云云摠老者東林常摠也  
續燈錄有傳焉問一士人之事無之僧寶傳會  
元等亦無此事續燈錄曰常摠延平人

○字義詳講曰張亢郡君死後常來與語說渠  
心下事一道士與圍碁而妻來道士捉一把碁

子包以紙令持去問張不知數便道不得曰我  
後更不來矣此未必真是其妻游魂滯魄乃隨  
張心感召而來被道士窺破此機更使不行世  
之扶鶴下仙者亦如此識字人扶得不識字人  
扶不得能文人扶則詩語清新不能文人扶則  
詩語拙嫩問事而扶鶴人知事意則寫得出不  
知事意則寫不出與吟咏作文章則無不通問  
未來事則全不應亦可自見此非因本人之知  
而有假托蓋鬼神幽陰乃藉人之精神發揮隨

人知識所至耳便見妖非由人不可  
○藝文類聚四正月十五日荆楚歲時記曰風  
俗望日以楊枝挿門隨楊枝所指而祭其夕迎  
紫姑神以上

○白孔六帖四正月十五紫姑卜荆楚歲時記  
今州里風俗望日祭門先以柳枝挿門隨枝所  
指乃以酒脯飲食及豆粥祭之齊諧記曰月半  
昔吳縣王成家夜一人立宅東南角謂成曰此  
地是君蠶室我即地神明月半宜作白粥泛

膏於上以祭我必當令君蠶桑百倍神言訖失  
所在如其言年年大得蠶或云神降陳氏之家  
云蠶神也劉敬叔異苑曰其夕迎紫姑神以卜  
云本人家妾爲大婦所妬以其日感激而死故  
代人至日作其形迎於廁云子胥不在曹夫已  
行小姑可出于昏壻曹夫姑也

○事物紀原八異苑曰世有紫子女古來相傳  
是人妾爲大婦所嫉每以穢事相役正月十五  
日感激而死故世人以其日作其形於廁間或

猪欄邊迎之曰子胥不在壻名也曹夫亦去大  
婦也小姑可出捉者覺動是神來矣占衆事卜  
絲蚕時鏡新書引洞覽記云帝佶之女胥死生  
好音樂正月十五日可以衣見迎記爲紫姑之  
事未知孰是

○圓機活法節序門紫姑神紫姑姓何名媚字  
麗卿萊陽人壽陽李景納爲妾大妻妬之正月  
十五日遂陰殺之于廁中後封爲廁神出氏族  
譜

○孝經曰孝莫大於嚴父嚴父莫大於配天朱子極議之見刊誤及語類八十二

○張旭

見唐書

○讀書錄十一曰張旭見擔夫與公主爭道及公孫大娘舞劍而草書進乃心嘗思念至此而感發程子曰須是思方有感悟處若不思怎生得如此然可惜張旭留心于書若移此思道何所不至此即無忘之意

○傳燈錄慧忠國師傳西夫大耳三藏到京云

得他心慧眼帝敕令與國師試驗三藏纔見師便禮拜立于右邊師問曰汝得他心通耶對曰不敢師曰汝道老僧即今在什麼處曰和尚是一國之師何得却去西川看競渡師再問汝道老僧即今在什麼處曰和尚是一國之師何得却在天津橋上看弄獼猴師第三問語亦同前三藏良久罔知去處師叱曰這野狐精他心通在什麼處三藏無對麻谷到參繞禪牀三市於師前振錫而立師曰既如是何用更見貧道麻

谷又振錫師叱曰這野狐精出去  
○傳燈末山尼了然傳曰灌溪閑和尚遊方時  
到山問如何是末山然云不露頂閑云如何是  
末山王然曰非男女相閑乃喝云何不變去然  
云不是神不是鬼變箇甚麼閑於是伏膺  
○廣燈錄灌谿志閑禪師問末山云如何是末  
山山云不露頂師云如何是山中人山云非男  
女等相師云何不變去山云不是野狐精變箇  
什麼師禮拜

○傳燈譚空和尚傳曰有尼欲開堂說法師曰  
尼女家不用開堂尼曰龍女八歲成佛又作麼  
生師曰龍女有十八變汝與老僧試一變看尼  
曰變得也是野狐精師乃打趁

○聯燈錄承天嵩禪師傳曰師問首山如何是  
佛法的的大意山云楚王城畔汝水東流師言  
下大悟遂作三偈一曰得用直須用心意莫定  
動三歲師子吼十方絕狐種二曰我有真如性  
如同幕裏隱打破六門關顯出毗盧印三曰真

骨金剛體可誇六塵一拂永無遮廓落世界空  
爲體體上無爲真到家首山聞請師喫茶云這  
三頌是你作那師云是山云忽有人教你現三  
十二相時如何師云某甲不是野狐精山云情  
取眉毛好師云和尚落了多少山以竹篋蓋頭  
打云這漢向後亂做去在

○野狐精魅見臨濟錄

○問近世王日休立化如何曰此人極不好貪  
汙異常曰既如此何故立脫曰它平日坐必向

西心在於此遂想而得此乃佛氏最以爲下者

程氏說野狐精正是以如此  
爲不足貴○語類百二十六

○釋氏言非黃非白非鹹非苦見般

○傳燈薦福弘辯曰心者佛之別名有百千異  
號體唯其一本無形狀非青黃赤白男女等相  
在天非天在人非人而現天現人能男能女非  
始非終無生無滅故號靈覺之性雍熙辯隆曰  
實相之體本非青黃赤白長短方圓亦非見聞  
覺知之法

○祖庭事苑五曰翠竹黃花道生法師說無情亦有佛性乃云青青翠竹盡是真如鬱鬱黃花無非般若世少信者謂無佛語所證法師乃端坐十年待經而證後三藏帶涅槃後分經至果有斯說法師覽畢塵尾墜地隱几入滅又禪客問南陽國師青青翠竹盡是真如鬱鬱黃花無非般若人有信否意有如何師曰此盡是文殊普賢大人境界非諸凡小而能信愛皆與大乘了義經意合故華嚴經云佛身充滿於法界普

現一切衆生前隨緣赴感靡不周而常處此菩提座翠竹不出法豈非法身乎又經云色無邊故般若亦無邊黃花既不越色豈非般若乎又大珠和上云迷人不知法身無象應物現形遂喚青青翠竹揔是法身鬱鬱黃花無非般若黃花若是般若般若即同無情翠竹若是法身法身即同草木如人喫筍應總喫法身耶嘉按木  
傳燈六又二十  
十八說之  
○道理二字出莊子而史記蔡澤傳亦有之周

禮道藝注道道理藝文藝盧仝詩石公說道理  
句句出凡格周茂叔事狀云務盡道理

見潘誌

大起亦上云空入小味若良無差無神思深淺  
好幾亦亦無差實清淨無心煩色豈非無差乎又  
對對單代不出本豈非亦無差乎又對云色無差  
文會筆錄六之二終



